



中国朝鲜族历史

研究
论丛

I

延边历史研究所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中国朝鲜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一百多年来，朝鲜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道，在抗击外来侵略，摧枯拉朽，拯救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付出了重大代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的篇章。在艰苦卓绝的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熠熠伟业中，朝鲜族人民也作出了不可泯灭的新贡献。对于朝鲜族人民在我国历史上所作出的这些功绩和有关朝鲜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等诸方面，系统全面深入地加以探讨、研究、整理，这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出于这种想法，我们编辑出版不定期的《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这一论丛是以论文为主，附带介绍有关朝鲜族历史中重大的事件和重要人物等内容的学术性刊物。热望广大史学工作者和朝鲜族史的爱好者们充分利用这一园地，踊跃为本论丛投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种种疏漏和谬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

目 次

吉林省中苏(俄)边界简史·····	韩俊光 田象程(1)
中国朝鲜族文学概述·····	权哲(45)
延边地区历史考古综述·····	杨绍全(85)
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所属机构 及沿革概述·····	高兴民 李钟官(139)
龙井开发史略·····	韩生哲 金石(156)
论日本侵略东北的重要运输线——吉会铁路·····	李龙华(181)
延边第一条铁路——天图铁路·····	高静寰(195)
解放初期牡丹江市朝鲜人民民主 同盟的活动·····	韩武吉 梁在华(220)
沈阳西塔地区朝鲜族的今昔·····	田太顺 金锡珍(234)
朝鲜族在丹东·····	朴文稿(239)
药水洞人民的革命斗争·····	李光仁(249)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始末·····	文虎甲(256)
汪清县游击队略考·····	鲁德山(267)
浅谈近代延边地区的水田开发·····	黄今福(272)
伪满时期的基督教朝鲜监理会初探·····	苏文(285)
试论高句丽的社会性质·····	沈克秋(294)
朝鲜族喜着白衣习俗考·····	百多零(304)
朝鲜族婚俗的变化发展·····	千寿山(312)
乌苏里地方朝鲜人移民史——越过豆满江 的人们·····	(日本)海野峰太郎作 韩俊光 译(325)

吉林省中苏(俄)边界简史

韩俊光 田象程

导 言

吉林省中苏边界，也叫中苏边界琿春段，南起“土”字界牌，北至山松岩，长二百三十公里，是中苏边界的一部分。它的形成和由来是随着中苏边界的历史变迁而演变的。

我国北部疆域，在清朝以前早已明确。历史上，在那里嬗递集居，游牧狩猎的是属于中国管辖或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部落，根本不存在国与国的界线问题。而位于我国东北中部的吉林地区，则更无边境问题可言。

十五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才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时中国已进入明末清初阶段）。沙皇俄国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便开始向外扩张和寻找出海口。1643年沙俄并吞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后，侵入了中国内河黑龙江北岸地区，引起了中俄历史上最早的边境军事冲突。1652年至1689年，清军为了保护家园曾在雅克萨等地多次击退入侵的俄军，遂于168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划界之始。1727年两国又签订了布连斯奇等界约，划定了北部地区由额尔古纳河到沙宾达巴哈的边界。在西部地区，清

朝于1785年平定准噶尔后，控制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并设有常驻和移动卡伦（相当于现代哨所）巡逻察边，实行管辖。当时中俄在这一地区尚不接壤。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俄通过军事占领，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在1858年至1915年的58年中，先后强迫清廷签订了19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15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此外，沙俄还得以寸进尺，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在帕米尔等地非法强占了3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至1923年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和声明，宣布“废除一切中俄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土地”。一九二四年，蒋介石政府同苏联废除一切中俄条约，重新标定边界，在重新划定边界以前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但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这个协定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才形成了当前的吉林省中苏边界现状。

吉林省境的中苏边界，古今史籍文献均曾有所记载，但对乌苏里江、图们江流域中苏（俄）边界的历史及其现状专述不多。本文拟就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由于水平有限，占有材料不全，难免有不当之处，尚希批评指正。

第一章 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史有确载，中外昭知。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在谈及吉林省中苏(俄)边界历史及其现状时，有必要先叙述一下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

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巍峨的外兴安岭，绵亘数千里，是黑龙江以北广阔原野的天然屏障。我国东北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源远流长，水势壮阔，三江汇流奔腾入海。江口东南、库页岛象条巨鲸，卧伏在碧波万里的太平洋之滨，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隔海相望。在这广阔的地域、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自古以来，在这里嬗递集居、游牧渔猎的是属于中国管辖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世代在这里居住、繁衍，用辛勤的劳动开发和建设祖国的东北边疆。

第一节 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

乌苏里江长790公里，流域面积约为18.7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位于吉林省东北部，东临日本海，西与我国黑龙江省接壤，南与朝鲜隔江(图们江下游)相望。它不仅在地理上和中原连成一片，而且在历史的每个时期也都和中原构成一体。

(一)

在这片壮丽的山河上很早就有我国北方各民族的祖先居住。在安图县石门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安图人”化石，在东宁县大杏树和苏联滨海地区发现的原始遗址就是确凿证明。

活动在乌苏里江、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的原始居民，他们在漫长的年代里，从事辛勤和艰苦的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互相接触，互相促进，共同缔造了自己美好的家园。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结成了不同语族的部落。这些狩猎和农业民族公社，有的属于秽貊语族先世的各部落，有的属于肃慎语族先世的各部落。

肃慎语族，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历代称谓不一：先秦时称肃慎，汉、三国时称挹娄，魏晋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宋、辽、元时称女真，清朝时称满洲。这些氏族部落和民族都属于通古斯——满洲族系的少数民族，都是阿尔泰语系不同语族的祖先。他们身材不高，体魄强健，肤色暗黄，脸型扁平，胡须较少，是典型的亚洲人型。1648年，沙俄殖民主义者波雅尔科夫侵入到这里，曾亲眼看到沿江两岸，在山林掩映的山岗中间，时有小城堡隐约呈现。这里“居民大部分是属于通古斯——满洲各部落”，“他们是这里的定居户”。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居住在僻远的边疆，但每个部落都有自己掌管政权的酋长。“这些酋长属于有一定势力的满洲王公，而这些王公是听命于中国汗(博格德汗皇帝)的”。①许多俄国学者文人也都十分明确地承认，“在俄国文献里根本没有这个地区古代居民的记载，这些记载只见诸中国史乘”②。与中原保持密切关系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同属满洲谱系”。③1858年，美国人柯林在《西伯利亚纪行》中，曾写到他亲眼看到黑龙江中游，从精奇里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之间居住着无数的满洲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情景。

满洲，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才统一的，它是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民族。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考虑归附后金(清)的少数民族日益增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族号，就下了一道谕令，将这些地区原有的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与其无涉的称号废止，把不能通用于金族的“诸申”④改称为满洲。在漫长的岁月里，满洲先民生息、繁衍、活动在东北地区“白山黑水”之间广袤的土地上。

在“白山黑水”间居住的原始部落，他们以逐猎野兽，张网捕鱼为生，也有从事农业的，但以渔猎业为主，生活比较安定，他们是满族先人，我国历代史书早有记述。“肃慎有擅弓三尺五寸低弱受四五升以食”《晋书》，“勿吉嚼米酒饮能充醉”《魏书》，“靺鞨白拂捏以东天皆石铍”、“靺鞨妇人服布”《隋书》，“渤海所贵者南海之昆布又曰渤海产鹿”《唐书》，“麻布女真出”《明一统志》，“勿吉兵器曰矢曰石铍或曰楛弩，史传言之娓娓今吾所见者直拱革无云所谓铍与弩也”《柳边纪略》，这些记述使人确信无疑，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是把这一地区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以载述的。

由于满族的先人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许多山川地名也都由满族人起的。例如“乌苏里”是满语，意为“天王”；库页岛现在苏联沿称萨哈林，是满语“黑”的意思；乌苏里江以东贯穿苏联滨海区的一条山脉叫锡霍特阿林⑤，是满语牲畜缺少之意，汉名还叫老爷岭；外兴安岭的“兴安”是满语，意即“极寒处”。在清代文献中，对这些地区还经常冠以“松阿里地方”、“黑龙江地方”、“兀扎喇地方”、“长白山迤东滨海”等。人们知道，“松阿里地方”，即今松花江下游；“黑龙江地方”，即今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口；“兀扎喇地方”，即今黑龙江宏格力河口对岸；“长白山迤东滨海”，即今日本海沿海。象这样几千年一直沿用满语、汉语的地名是很

多的，表明了本区和中原地区休戚与共，密不可分和一脉相承的联系。

(二)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证明，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到处都有满族先人的遗址和遗物。这些遗址和遗物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文化同中原以及各族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

在这里出土的陶器和出土的石锄、石镰等主要劳动工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器物相似或完全相同，说明这里的农业技术也是从中原传入的。中原一带的金属也很早就传入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对这些史实，苏联的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承认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克拉德尼科夫曾历经东亚各地，进行过大量的考古研究^⑥，认证在滨海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系列地方，都发现过一批属于不同时期的考古遗迹和相互交替的文化。最早发现的是夹皮沟畔克拉斯附近和捷丘贺地区渤海时代^⑦的遗迹。以海参崴附近的沙湊半岛为代表的西捷米文化(以前苏联考古学家称贝丘文化或扬柯夫文化)——“沙湊半岛彩陶，无论从技术上或风格上都是南满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延续”(即山东半岛彩陶的延续)。还有兴凯湖、双城子(苏称乌苏里斯克)附近的绥芬河流域，阿穆尔河下游的拉佐，哈桑湖地区的库拉斯基诺村(琿春对面)等地都曾类似发现。它们和中国文化中心相毗邻。^⑧“在这里发现的废墟、遗址和遗迹，其滥觞和存在，并非土著部落的发展，而是受到比较文明的中国影响和统治”。^⑨1886年中俄会勘琿春东界，在岩杵河海参崴(现苏境)举行谈判。会谈间歇，中方代表

吴大澂^⑩应邀参观沙俄博物院学堂所摆设的各种历史文物时，曾作了如下记述：“这里摆放有石镞石斧，云自阿济密土中挖得者，自是三代遗物，即肃慎代之磐石也，又有以鱼骨为簇箭者，当亦古物，余乞得石镞一，鱼骨簇一以归”。^⑪根据我国考古学家在黑龙江和吉林等地的考古发掘资料，黑龙江流域出土的魏国平原布、挹娄址中发掘的大量石镞，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农作物籽粒、纺轮和猪骨，发现住址为半穴式，与史记记载几乎完全相符。^⑫也与奥克拉德尼科夫在乌苏里谷地所考究的资料十分相似，他在其著作中不得不承认，乌苏里地区地理位置虽然与中原“悬隔”，但联系从未间断。^⑬

1966年以来黑龙江陆续发现二十多方古代官印。1973年他们又发现了恤品路官印一方——“恤品河窝母谋克印”。恤品河，就是今天的绥芬河，“恤品路”因恤品河而得名，其治所位于今苏联境内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管辖着西起绥芬河、乌苏里流域，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恤品路官印为铜质，形质和宋代官印基本相同，呈正方形，印文为汉字阳文九篆书，背侧均有阴刻楷书汉字，背面为“大定十年（金1170年）六月”，“少府监刻”；侧面为“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系重吉猛安下”。“谋克”是金朝军政合一的基层单位，大约一谋克管三百户，七至十谋克一猛安。^⑭这些古代遗存象路标一样，表明了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渊源关系。

（三）

马克思指出：“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乌苏里江流域及以东滨海地区与中原的密切交往还表现在征收贡赋方面。

历史上这一地区向朝廷贡赋税物史书都曾有过记载。例如：

《竹书纪年》：“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来朝贡弓矢。”后汉书《东沃沮传》：“其租税鱼。”宋书《武帝纪》：“肃慎国重泽献楮矢石弩”；《唐书》：“渤海靺鞨献六十综布”。《金史地理志》：“海兰路贡葱”。^{①⑥}

清入关前，各部由首领自己或委派专人带貂皮等贡物到盛京缴纳。清入关以后，各部以姓、屯或牛录为单位，由其首领亲自到盛京或北京缴纳貂皮。礼部按优待惯例予以接待，由户部收纳贡品，转内务府收藏。

清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朝贡地点陆续有新的规定。为了照顾边防地区免去晋京纳贡的往返途劳，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其以东滨海地区各部贡品设在宁古塔（黑龙江宁安县）就近缴纳，但有“欲赴京来朝者，从其便”。^{①⑦}规定，东部木里（穆陵）、雅连（雅兰）、那木都喇（那木都鲁）、祁他喇（恰喀拉，又叫奇雅喀喇），阿库里、尼满（伊瞒）等地区贡貂各部，每年先后贡貂一次“就近在宁古塔收纳”^{①⑧}。《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的赫哲和费雅喀，从1616年起，相继归附后金（清朝），“以其土产貂皮等物，就宁古塔副都统处输纳，岁以为例”。乌苏里江以东的恰喀拉族人，间年五月会集于尼满地方，向清政府派出的官员“交纳貂皮”。库页岛居民每年交纳貂皮的地点是在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①⑨}雍正十年（1732）始，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成为副都统驻地，贡品地点便由宁古塔移至三姓，三姓副都统衙门并负责派官员至乌苏里江支流牯牛河（和罗河）收贡。

清政府收贡后，每每回赏银两，这样通过贡物明确他们是清朝皇帝的臣民，负有随土而贡的义务。同时享有从政府那里领取赏赐了的权力。

随着历朝贡品增加，年久日积，到明清政府便专门开设了兼有输送贡品的驿道。明清时期所建重点驿道——“纳丹府东北陆路”和“海西东水陆城站”驿站就承担这一地区运送贡

赋和赏赐的任务。驿站将各部的土产品，如失刺孙（土豹）、貂鼠皮、阿胶、人参、东珠等不断输入内地；将内地先进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如铁铤、铁锅、铁铲、瓷器、布等输入到这里，促进各族人民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农业、渔业、商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和中原紧紧相联。

源远流长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各族经济、文化及其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和东北疆域的产生和形成，以及加强各族与中原的联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中国历代朝廷对乌苏里江 以东地区的管辖

十九世纪中叶前，资本主义列强还没侵入我国，那时我国的边界是明确的。

在七百多年以前俄罗斯还没有形成国家时，东北地区的疆界早已有效地管辖到北至外兴安岭（元代还超过了外兴安岭），东至大海（包括库页岛）。那时在这里的民族先后臣属中原，中原王朝在这里设置地方行政机构，对这里各族进行册封，建立起了政治上的联系。下面以清朝前期各代管辖为主概述如次：

（一）

这里的疆域在清朝以前主要是肃慎诸语族的后裔所居，唐以前曾建郡，由护乌桓校尉，护东夷校尉管辖，或归当时地方民族政权管辖，唐以后则置府州，明治卫所。此其沿革发展之大势。

自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和商周朝建立联系始，到汉代（公元前206—220年），肃慎又名挹娄，臣属于吉林省农安为中心的夫余。夫余是玄菟郡的属部。《后汉书》记“挹娄”在“夫余东北

千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

《晋书》又讲：“挹娄在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北极溺水(黑龙江)，其土界广数千里。”其间，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民族之争和封建割据，但继唐朝(公元618——907年)兴起，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的靺鞨归附。为加强对该地区的辖制，唐朝于公元713年在粟末靺鞨地区设置忽汗州，设立忽汗都督，于公元726年在黑水靺鞨地区(黑龙江中下游)设立黑水都督府，以统割靺鞨各部。忽汗都督即大祚荣，唐朝还加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其辖区包括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东边直到大海，北接黑水靺鞨。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中乌苏里江以东有定理(乌苏里江下游)、安边(乌苏里江流域)、安远(苏联沿海州)、率宾(绥芬河迤东一带)四府。率宾府以率宾水(绥芬河)得名，绥芬是满语“锥子”之意，率宾府治所在双城子(“现苏境乌苏里斯克)，考古发掘证明，该城规模宏大，城内有许多室邸、佛寺、衙署等建筑物，“屋脊上有精致的龙头雕塑图案”。⑩渤海成为唐的属国后，曾遣使臣去长安130余次，唐派使臣到渤海十余次。渤海国与唐朝在政治上的密切联系，给当时中原一部分知识分子也留下深刻印象，唐朝诗人温庭筠的诗就表达了这种心情：

送渤海王子归国

疆里虽重海，诗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

十世纪，我国北方建立了辽朝，把这里的勃海，黑水靺鞨，

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五大民族部落(剖阿里、盆努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置行政机构,设节度使领之,管理军政事务,属黄龙府都部署司统辖。五大部落里的剖阿里,即唐代的勃力转音,后又称伯力。

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建立金朝,史书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肃慎之地也”。金朝以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为中心设置了蒲与路,路治在齐齐哈尔市乌裕尔河畔^②,管辖黑龙江中游与外兴安岭一带地方;乌苏里江以东设胡里改路,路治在黑龙江依兰县喇嘛庙,管辖黑龙江下游一带;又在绥芬河流域设恤品格,治所在双城子,辖境北包括乌苏里江流域。恤品为唐辽代的率宾府地,“恤品”是“率宾”的音转。

到十三世纪,元朝政府在辽阳行中省东北部设置行政机构开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库页岛等地方。

十五世纪初,明朝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至乌梯河,南濒日本海广大地方建立了奴儿干(在黑龙江附近的努尔哥)都指挥使司,^③到万历年间,辖三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四個所,还有地方城站五十八处。著名的明朝努尔干指挥使司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忽冬奴等人的要求建立的。为设这个都指挥使司,明政府曾派太监亦失哈几次前往该地筹办,派兵驻防,为明朝戍守边陲,征收税物。上述史实苏联1959年出版的《远古的滨海地区》一书也说,中国明朝政府在东北地区,直到太平洋沿岸和黑龙江流域“建立了行政机构,派遣了官吏”。“在乌苏里以东,明朝行政机构设立得最为完整、巩固”。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明朝努尔干都司管辖境内的满族兴起。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④)和他的祖先原是明朝东北的地方官。努尔哈赤被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

军”，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曾说：“先汗（指努尔哈赤）忠于大明，心若金石”。这里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经营，到1642年完全统一了东至海，北至外兴安岭，西越雅克萨和尼布楚，包括外贝加尔湖的全境。在他们看来，散居在东北边区图们江，乌苏里江以东的东海渥集部，瓦尔喀部等女真部，以及黑龙江流域的虎尔哈部，索伦部全部为其所有，或者说：“此地人民……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②1642年（明崇祯15年，^③清宗德7年）皇太极致书明崇祯皇帝时，所描绘的自己——“后金”（清）版图是：“自东北宾海（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宾（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流，远迹诸国，在在臣服”。

（二）

1644年清入关，夺取了全国政权。外兴安岭以南的整个地区。由留守盛京内大臣管辖，1646年改留守盛京内大臣为奉天昂邦章京。^④昂邦章京本满语昂邦占爷，也叫昂邦大爷，是将军之意。1653年清政府又把奉天昂邦章京所辖的松花江、乌苏里江，包括库页岛和尼布楚等地，划为单独行政区，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管辖。宁古塔便成了清政府统治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政治中心。1662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改称宁古塔将军，属正二品官员。1676年宁古塔将军转驻吉林后，故称吉林将军。当时的辖区大体保持现在吉林省和松花江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至大海。瑗瑛将军（也叫黑龙江将军）的辖区包括黑龙江省以及黑龙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清政府在东北设置的三个将军，不仅辖境范围明确，而且在其下设置了各级官员进行管辖，分兵驻防各地。1714年清朝在瑛春设立协领后改瑛春副都统，满语称梅勒章京。他的属地也明确管辖东至荒岛，南至海，这里和

乌苏里江以东其它地区被封为清天朝采扑参珠貂禁地，设旗人专门管辖。1709年至1710年清康熙帝“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画。”^⑧他们远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流域，库页岛等地测绘了北到外兴安岭的全部东北地图，和其它制图编成《皇舆全览图》，呈康熙帝阅览。

^⑨虽然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强盗曾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妄图把这片中国领土攫为己有，但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反击，它不得不停止侵略战争。于1689年同中国签定了《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划定了中俄东线边界，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是中国的领土。对此，沙俄殖民主义者，曾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承认，“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南坡，按照《尼布楚条约》，无疑是中华帝国的领土”^⑩1853年，沙俄政府给清政府理藩院的照会中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国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固(格)尔必齐河之东山(外兴安岭)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帝国地方。”^⑪

为了保卫东北边疆，防止沙俄的“侵界”，清政府更加严格巡查边境，每三年一次，从未间断。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由三姓副都统派遣官兵巡查；绥芬河流域由宁古塔副都统负责；珲春沿海等地则由珲春协领负责年年巡查，“事竣后，将经由地方情形，汇奏一次。”^⑫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还设立了许多卡伦(相当于现代哨所)，派遣官兵驻守，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设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伯力附近图勒密的有乌苏里江口卡伦，设在海参崴以东的有西林河卡伦和雅兰河卡伦，设在珲春东部沿海的有蒙古河卡伦，图拉林卡伦和朱伦卡伦。这些卡伦，分别由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和珲春协领管辖。《珲春乡土志》曾记载，1811年曾派出二支部队，一路沿尼满河；一路出珲春、长岭子进行巡逻搜索，南至海参崴以东的苏城。^⑬在上述地区设置卡伦和

派兵巡查边境，都是清政府在自己领土上行使国家主权的明证。

(三)

十七世纪中叶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将乌苏里江以东居住的赫哲、费雅喀、库叶、奇勒尔、鄂伦春和恰喀拉等少数民族，以喀喇(氏族)或噶珊(乡)为单位，编入户籍，设栗喇达(氏族长，也称姓长)或噶珊达(乡长)“分户管理”。将分散的部落和城邦联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喀喇达和噶珊达是在牛录额真领导下。牛录，满语是大箭。满族习惯，凡行军出猎不论人数多少，都按自己的“族寨”行进，猎时每人各出一箭，十个人立一总领，指挥行进，不许错乱，这个总领称为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在1601年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用各族寨原来的氏族长为牛录额真，或者用立功将领为牛录额真(额真满语是主)。1610年努尔哈赤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东海渥集部的十九个屯编了六个牛录，用原来的屯长六人为牛录额真。日本间宫林藏写的《东鞑纪行》中附录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二十日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治库页岛鄂罗标乡乡长，姓长的满文札记的模制品，就是很好的鉴证。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国官员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一带旅行，他们看见当地人“有藏先代遗甲冑，及昔年充乡长、姓长官给顶戴文凭者，喜饮酒，醉则出其所有，夸耀于家里乡人之前。”^③这说明过去村长，姓长是广泛设立的。

众所周知，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则是清政府“采捕参珠之地”。^④捕捞珍珠有专门的满族采珠户，隶于吉林将军属下的打牲总管衙门。采参同捕捞珍珠一样，也归政府直接管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绥芬河流域是著名的出产人参的地方。这一带的参票，由三姓衙门和宁古塔衙门发